

情苦西
 池上飲
 少年歡
 娛別來
 不寄可
 也尋常
 相見了
 路遙不
 知何處
 暮年
 歸好波
 江上想
 思何如
 宜何如
 情知去
 去後食
 得甘芳
 臨仙



民国社会小说系列 · 民国社会小说系列 · 民国社会小说系列 ·

网蛛生 著

人海潮

网蛛生 著

人海潮

司马丁

陈金
为牛

标点

〔湘〕新登字 002 号

人 海 潮

阿蛛生 著

责任编辑：李渔村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9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4.25

字数：577,000 印数：1—5,000

简易精装：ISBN 7-5404-1780-3
I·1423 定价：26.40 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技质科联系调换

厂址：邵阳市双坡岭 邮编：422001

袁寒云先生序

网蛛生长于稗官家言，尤长于社会写实。兹以新著《人海潮》见阅，叙述多近十年来海上事，凡艺林花丛，以及社会种种秘幕，未经人道过者，搜辑靡不详尽。作者自谓费时五月，易稿三次，始付剞劂，其精审可知。都五十回，计五十万言，如秦之镜，如温之犀，万怪毕集，洋洋乎大观哉。文笔尤多弦外音，能使人悟领于不觉间。余尝谓作小说不难，写实为难。写实而能成钜著，有弦外音，好劝惩者尤难。网蛛生自谓《人海潮》，余直谓人海镜耳。

丙寅夏历十月十有七日寒云叙于津浦车次

钱芥尘先生序

做短篇小说难，做长篇小说尤难。长篇小说体例有二种：一为《官场现形记》派，合无数短篇小说而凑合一起，记一事，述一人，不必详其来历结果；一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派，通篇以一人为主干，万汇归宗，脉络贯串，故论小说者，皆知前派易而后派难。

长篇小说取材有二种：一为《镜花缘》派，专恃理想，空中楼阁，渲染而成，使人俨若确有其事；一为《红楼梦》派，趋重写实，加以剪裁，描写个性，其人之声音笑貌恍如跃跃纸上。故论小说者，亦莫不知前派易而后派难。

老友网蛛生以《人海潮》示愚，是兼《二十年目睹之怪现

状》及《红楼梦》之长者也，欢喜赞叹，莫可名状！因略记愚对于长篇小说之感想于次。

中华民国十六年三月炯炯写于上海画报

程小青先生序

网蛛生广交际，善辞令，年来卜居吴下，予数数遇之于吴苑茗座。同文偶集，网蛛生辄娓娓谈其十年来沪上之所经历，间多社会之隽闻趣事，往往有足令人忍俊不禁者。沪上为繁华之中心点，万邦人士，麇集于此，流品既杂，异闻自伙。网蛛生厕身于上海社会者十年。十年中目之所接触，耳之所听闻，以及亲身之所阅历，奇离诡譎，在在有足以记载之价值。网蛛生濡毫伸纸，演为长篇说部，名曰《人海潮》，都五十万言，极绘影绘声之妙，其意益将以讽刺社会，使一般人知所警惕，知所迁善，其用心亦良苦也。书成属予一言，固辞不获，爰述其大概云尔。

民国十六年一月五日吴门程小青叙于茧庐

张秋虫先生序

诗人穷而后工，于文殆亦然也。古人发愤著书，多在贫贱忧戚之际。穷者未必工，而工者必穷。其思专，其抒想乃渐入要渺之境也。友人网蛛生，颇蜚声于海上文坛，顾惜墨如金，罕以著述问世，或竟疑网蛛生之名，等于处世之虚声，即余亦甚为网蛛生惜。盖以网蛛生之才，出其绣虎雕龙之余技，宜若可以压倒元白奴视屈宋，而但以酒食征逐泯其良能，即谓为暴殄天物，未为

不可。呜呼！是处境害之也。网蛛生是时处境尚不与穷近，正无俟卖文自给，抑更无心为文。虽然，人而至于卖文自给，其文亦必不工，何则？利蔽之也。会网蛛生为势家所屈，伏居金闾凡十阅月，杜门养晦，烦襟顿洗，晴窗净几，偶染柔翰，成《人潮》五十万言，洋洋巨观，微势家之力不及此。网蛛生固穷而后工邪，顾吾终幸其不恃卖文自给也。

丙寅双十节余姚张秋虫序于海上寓庐

著者赘言

予向不治小说家言。今岁移居吴会，寓斋多暇，尽五月光阴，写十年梦影，著成《人海潮》小说五十回，都五十万言，只觉鸡零狗碎之文，无当大雅。尝闻近世新学家，每訾人为记帐式之小说。斯篇未能免俗，顾予构思冥想时，已不能将十年往事，历历温上心来，往往前后错杂，多所谬讹。若予此帐，更成一篇糊涂帐矣。

此篇体裁，略仿吴趼人所著《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一书。故随笔写来无多寄托，无甚结构，事实随意拼凑，人物随境穿插，拉拉杂杂，不免琐碎之讥。异日有暇，当续著一种有统系、有主义之说部，以答阅者雅爱。

更有切实声明：小说家言，多半道听途说，无稽之谈，所谓空中楼阁，非真有其事，非真有其人，倘妄加推测，某人某事，则非予所知。

中华民国十五年双十节网蛛生识于吴门春笑轩中

楔 子

世路悠悠未可量，百千万劫走羊肠。射工伺影心弥毒，魑魅迎人计更狂。但许旁观浇白堕，未容沉溺恋黄粱。醒来拂拭云笺写，为觅闲生一晌忙。

话说中华民国十五年四月初上有一天，在下午睡梦回，写出上面一首小诗。正在感叹，平地怒潮陡起，如排山倒海而来，顿时把在下一个瘦弱身躯，卷送到一座孤岛上去。这座孤岛，虽属炊烟断绝，人迹不到之地，细勘起来，倒也是太古洪荒遗下一处洞天福地。岛中石室清幽，气候温和，花木畅茂，果实繁滋，不饥不冻，正好在此逍遥遁迹。在下到得此间，机械悉泯，烦虑全捐，心中目中，空空洞洞，一尘不染。只是有时候回想到卅年人海中，勾心斗角，攘往熙来，自觉可笑。又见那魑魅掷人，射工伺影，更觉可怕。心头蕴着无限酸辛，眼底阅尽万千骇怪，一时无可发泄，摸摸身畔，毛锥尚在，楮墨犹存，写出一部整整齐齐的小说来，这其间事实，是真是假，聪明人自能索解。付梓杀青，留给后人读了，哭也罢，笑也罢，这是后话不提。且说在下岛居无事，攀登绝顶，四顾茫茫，犹觉得人海之中潮势汹涌，潮声澎湃，心有馀悸，悚然而下。正是：

欲诉心头千缕恨，榆麋和泪写新辞。

人海潮目录

第 一 回	乡艳 愚魄 好多 情下 竞拜 维儿	 1
第 二 回	粉靥 飞红 狂且 索笑	 22
第 三 回	银缸 晕绿 寡鹄 销魂	 39
第 四 回	阱设 东窗 贞魂 蒙垢	 56
第 五 回	变生 萧寺 艳魅 含沙	 72
第 六 回	清霜 蟹舍 梦尾 话温	 88
第 七 回	残雪 鱼塘 鞋尖 怜瘦	 104
第 八 回	娓娓 话江 南芳 生到	 122
第 九 回	盈盈 出水 浣清 翠寻	 138
第 十 回	采香 泾畔 拾翠 云握	 156
第 十一回	摇碧 斋中 携云 惊款	 175
第 十二回	织水 帘庭 梦语 学呢	 192
第 十三回	落红 庭院 泪肠 断销	 207
	泣残 红碧 簪魂 愧登	
	惹草 拈花 惭恍 主徒	
	交杯 合盃 田庐 成泽	
	一片 汪洋 词客 到春	
	万星 灯火 隔座 听工	
	征尘 未洗 当筵 著书	
	浊酒 初浇 雨名 狂奴	
	小楼 春秋 波杖 遗老	
	舞榭 活枝 红痧 妖姬	
	两枝 活枝 红痧 妖姬	

第十四回	鞋凤挑丝心酸惨绿酿 烛龙吹泪魂堕软红尘	222
第十五回	锦被宵寒更阑排大宴 洞房春暖月上谱新腔	237
第十六回	笙管嗷嘈美人避面 情词悱恻浪子回头	252
第十七回	溶霜捣麝艳窟宵征 嚼雪烹茶琼楼春醉	267
第十八回	雪涕赠银瓶缕心刻骨 排愁观电影荡魄销魂	282
第十九回	大宝初登万花齐俯首 欢场新辟一客独惊心	297
第二十回	蛮貊投荒恨吞心影 华鬟历劫愁听鸡声	312
第二十一回	快乐度春宵筝繁弦沸 诙谐谈影事海阔天空	327
第二十二回	情场报知遇一粒香丸 客邸遽娇容三杯蜜酒	343
第二十三回	痴郎规妓语重心长 孝子出妻词严义正	358
第二十四回	狎客试情心怜弱女 文妖设阱计赚青年	376
第二十五回	燕叱莺嗔未圆好梦 花娇柳媚难慰痴情	391
第二十六回	文章贾祸两首打油诗 妙计钩郎三杯白兰地	407
第二十七回	薄醉娇嗔美人作态 批红判绿游子陶情	423
第二十八回	错绾红丝尔虞我诈 重温香梦妾爱郎痴	438
第二十九回	心计偏工偷描欢喜佛 奇思独运巧制返魂囊	453

第三十回	慧舌灵心安排诈术 凄声咽语惨述悲怀 彩笔描蛾直上摩星塔 箫引凤偕游醉白池 文女儿生涯茧抽乙乙 女乱蜂忙恋花语丁丁 蝶鱼沉雁杳捉月空有恨痕	468
第三十一回	彩箫引凤偕游醉白池 文女儿生涯茧抽乙乙 女乱蜂忙恋花语丁丁 蝶鱼沉雁杳捉月空有恨痕	483
第三十二回	文女儿生涯茧抽乙乙 女乱蜂忙恋花语丁丁 蝶鱼沉雁杳捉月空有恨痕	497
第三十三回	蝶鱼沉雁杳捉月空有恨痕 画苑题名竟成佳偶 情弦断指未遂好速 客馆三更惊闻狮吼 歌场一瞥怕听驴鸣	512
第三十四回	画苑题名竟成佳偶 情弦断指未遂好速 客馆三更惊闻狮吼 歌场一瞥怕听驴鸣	526
第三十五回	客馆三更惊闻狮吼 歌场一瞥怕听驴鸣 恨生金玉楼鸳鸯并命 魂堕送嫁心两清泪	541
第三十六回	恨生金玉楼鸳鸯并命 魂堕送嫁心两清泪 媚客馆谈心一用蜂媒 客馆谈心一用蜂媒	556
第三十七回	媚客馆谈心一用蜂媒 客馆谈心一用蜂媒 黄粉好名不甘为牛马 红粉好名不甘为牛马	570
第三十八回	黄粉好名不甘为牛马 红粉好名不甘为牛马 公娘子多情暗藏孕袋 萧娘子多情暗藏孕袋	584
第三十九回	公娘子多情暗藏孕袋 萧娘子多情暗藏孕袋 恋爱问主题义欲玉尺 拜金主性玄虚铁窗堕泪	599
第四十回	恋爱问主题义欲玉尺 拜金主性玄虚铁窗堕泪 英雌弄玄虚铁窗堕泪 浪子弄玄虚铁窗堕泪	615
第四十一回	英雌弄玄虚铁窗堕泪 浪子弄玄虚铁窗堕泪 刀瓮中捉名士醉弹冷泪 瓮中捉名士醉弹冷泪	628
第四十二回	刀瓮中捉名士醉弹冷泪 瓮中捉名士醉弹冷泪 六五上寻芳簿可疑不 三五上寻芳簿可疑不	644
第四十三回	六五上寻芳簿可疑不 三五上寻芳簿可疑不 湖公庭对可疑不 公庭对可疑不	657
第四十四回	湖公庭对可疑不 公庭对可疑不 芳心可滔滔不 慧舌可滔滔不	671
第四十五回	芳心可滔滔不 慧舌可滔滔不	687

第四十六回	一字推敲儒生开博局 万金浪掷豪客叹囊空	701
第四十七回	三角恋爱淑女含羞 五卅风潮青年喋血	717
第四十八回	侦探奉公偷看西洋镜 警官守法细玩模特儿	727
第四十九回	十丈软红尘销金有窟 漫天飞白雪埋玉无人	739
第五十回	海上归槎全书结束 湖滨吊影遗恨无穷	752

第一回 乡愚好事竞拜雏儿 艳魄多情下娼泥婿

话说中国幸亏辛亥年几个热血健儿，抛却头颅，博得个锦绣河山，还吾汉族。革命成功，共和奠基，自此以降，乡村人民，倒也安居乐业，鸡犬不惊。正是农歌于野，商讴于市，妇孺嬉戏，老弱腾欢，说不尽一番太平景象。闲言少表，且说离开苏州城外四十里之遥，有一座康庄，名叫安乐村。村西一里之外，有一镇，叫做福熙镇。镇上狭狭一条街道，曲曲一条河流，却也人烟稠密，交通四达。附近二里一庄，三里一湾，不少居民，大半上这福熙镇的，安乐村更是众村之主，也有百十户人家，比较来得富饶。乡村人民，比不得城市绅宦，只要养牛一头，耘田十亩，雇个长工，种些蔬菜，便算是个庄主。村上出了甚么岔子，要受庄主裁判。村人受了甚么委曲，要向庄主声诉。庄主的威权，却很利害。一庄总有一主，庄主本人，并不操劳，每天踱到镇上茶馆里喝碗板茶，合茶馆人都站起来笑着招呼他，他就好像做了大总统元旦受贺似的，心中好不欢喜。那镇上旁的店铺，倒也有限，最多茶馆。庄主判断案件，都在茶馆里执行。茶馆更好像庄主一座小小法庭，判断是否合法，不去管他。只是裁判权谁给他的呢？便是一乡乡董。乡董是他上级机关。乡董一乡只有一个，全县三十多乡，只有三十多个，也有前清秀才，也有私塾教师，也有剃头店老板，也有水果行小开，不论资格，只求能干。乡董的助手叫做乡佐，一律出自县知事委任。因此他的威权，就能够控制各庄庄主。仿佛专

制时代，元首股肱，万民庶政，全权遥领。只是乡里些小事情，任凭庄主发落，也不顾问，非要有甚么窃贼撬门，寡嫖偷汉，这种重大案情，才肯会同乡村庄主，亲自审讯。更有捉私盐船，搜燕子窠，那样关防严密的公干，才肯御驾亲征。一年之中倒也不少这项不幸的案子发生。一乡一镇碰到发生了案子之后，人民更有一种沸沸扬扬的舆论。这种舆论，倒也是采风问俗的应该知晓，待在下把他做个全书的开场，慢慢表来。

且说安乐村上有一家姓金的，兄弟三个。金大最长，其次金二、金三，一辈子没有入过塾，读过书，因此也没有甚么表字大号，随便连行带姓的叫叫。金大、金二早娶过妻子，各归各住。小弟金三，每年四五月出外做田工，田工完结，九十月里归来，吃两个哥子的饭，每天一家轮流着。小弟本来和金二同住，后来不知怎的，金二叫娘舅陈伯和出来，赶出小弟。那边金大，也拒绝他住。小弟没法，就在草场前面，牛棚顶上搁一个棚子，铺条席子盖块棉絮，宿在上面，倒也小楼一角似的。清早垂晚，唱着田歌，伴只老牛，同起同卧。金大妻独养一个女儿，年已十三岁，尚没攀亲。金二讨了家小，却没生养。去年正月里，金二不知怎的，和家小争吵，夫妻口角，家庭常事。金二妻这番气苦不过，要上吊寻死。后来跟着邻舍黄老太，到上海吃人家饭去。听说在上海一家公馆里当娘姨。金二守在家里，每月接着他妻子寄几块钱过活，倒也无忧无虑，过他的快乐日子。一天十月初上，金大合家大小，围着一桌子吃饭，他女儿银珠偶然把饭碗上面一粒谷检出，掉在地上，金大瞧见，就把自己饭碗在桌上一搁，圆瞪双眼骂银珠道：“你！不要作贱五谷。掉在地上，又没鸡来啄食。你要死随便都好死，为甚要弄到给天老爷打死。”说着还把双筷直指到银珠乌溜溜两只眼睛上去，逼得银珠哭了出来。金大妻忍不住，俯下身去，把粒谷拾起来，自己送进嘴里，随口说声：“一粒谷丢就丢

了，值得多么唠叨。”金大接嘴道：“一粒谷没有六斤四两半气力那里来？看你口轻骨贱，娘儿俩都不知轻重，肚子吃得青筋起，不管主人死弗死。别的不打紧，可是天老爷也不饶你。”金大妻道：“我们田里收获起来，也不知掉了多少谷，谁见天打死人？”金大怒道：“那时有十来只鸡啄食。现在鸡到哪里去了，吾正要问你？”金大妻便不开口了。金大把双筷向桌上一碰，一手拿碗饭浇了两匙豆芽汤，正要吃饭，见妻子一语不发，女儿眼泪索索，滚在饭碗里，金大忍不住又把女儿结结实实大骂一顿，银珠哭声益纵，索性放下饭碗，走到灶前，抽抽咽咽，哭个不休。金大只管吃饭，吃罢三碗，一语不发，披件棉背心，束条布围裙，骨都着嘴走进房里，伸手到一个坛子里去掏了一回，空空洞洞，只剩些稻柴灰。金大抽了口冷气，也便踱到外面去了。

原来这坛子里贮鸡蛋的，金大每日吃罢午饭，总要摸五六个鸡蛋，带到镇上换酒吃。福熙镇三娘娘开一家小酒店，金大算得是个老主顾。他每天晚上总是三杯高粱，一个咸蛋，一盆金花菜，两包落花生，总共百十来钱。六个鸡蛋，如数合讣。金大喝到太阳落山，东倒西歪的跑回家来，不是打孩子，便是骂老婆，这也算金大日常的刻板生活。不料前天金大妻妹子，出嫁到福熙镇上尤老板家，预定十二桌酒菜，临时添了乡董福爷公分两桌折菜，一时少鸡。金大妻把自己养的八只鸡一起借给母家杀了，那么鸡蛋便绝了来源。金大两回摸个空坛子，心里火得什么似的。晚上高粱又不好不喝，三娘娘家一本流水簿上，三娘的女儿小美，已给他写过两笔帐了，金大想今天再难开口记帐，心里正在盘算，忽见女儿银珠丢掉一粒谷，他便借此出气。他的主眼，本在鸡上，一粒谷那里放在他眼里。当下金大妻见金大跑了，便把女儿吃剩半碗冷饭，自己吃掉，另外盛碗热饭，淘淘汤，拊些菜，送到灶下去，给女儿银珠吃。随口道：“儿啊，你的命生得这样苦，落在这

个天杀的爷手里，总难过日子咧！”接着叹口气道：“唉，我们俩冤家，不知谁先死？假使我死在他手里，儿啊，你那时候的苦，才是真苦哩。”银珠听得，眼泪像断线珍珠似的，捧着一碗饭，那里吃得下去。娘又道：“你不要哭罢，哭杀也是没用，我娘替你想个法子，你的婶娘现在上海享福去了，先前不是也在家朝打夜骂挨过苦的吗？你停几天，写个信给婶娘，叫她带你上海去吃人家饭罢，横竖家里除掉我娘，没有第二个亲人疼你，你去也好。”银珠才始住了哭。

当下金大两只手插在棉背心里，捧着一肚子的不自在，踱出大门，一路向福熙镇走。经过秦炳奎门首，炳奎的媳妇在窗口子里叫住金大道：“金大哥，你上街吗？我烦你一件事。”说着，拿一双双条梁男人鞋子的底面，把帕子包着给金大道：“这双鞋子，是我家公公的，你替我拿到街上托小皮匠上去。几个钱你替我垫付一付，回来给你。倘你不便垫付，我家公公也在街上喝茶，就替我家公公拿钱，也很使得。”金大接了鞋子，嘴里应着，心头好不懊恼，暗想自己今天上街，不名一钱，还有人要我垫付，却也好笑。一路走到将近福熙镇一条板桥堍下，心里打定主意，今天只好到积善寺前，丁全那里，喝一碗茶。三娘娘那边，莫说进去，连面都不好给她瞥见。只是到积善寺前去，三娘娘家必由之路，小美两只乌溜溜看人的眼睛很可怕，这如何是好？一边想，一边走过桥去。当下人急智生，把秦寡妇包鞋子一块帕子，解下来，幂在头上，人家瞧了，好像他怕阳光似的，一直走过三娘娘酒店，好像伍子胥逃出了昭关，一颗心放下。当把块帕子塞在胸前，要想踏进丁全茶馆，望见小皮匠挑一付担子，嘴里唱着扬州调，远远地走来。金大招招手，高叫道：“上鞋子！上鞋子！”小皮匠只是慢慢而来。金大等他走近身边，把双鞋子给他。小皮匠接着放在担里，依旧挑着前走，金大再叮嘱他道：“这鞋子秦炳奎家秦寡妇

的，秦寡妇等着你上，就上就上，马上就上！”说时，路人也有惊的，也有笑的，金大毫没觉得，走进茶馆。丁全泡上一壶红茶，一只茶盅垫在茶壶顶上，茶壶盖却放在茶盅内。金大取出茶盅，把茶壶盖盖好，倒一盅喝了，四面瞧瞧，认得角落里坐着带眼镜的一个老者，就是镇上私塾先生汪四。和汪先生谈话的一个后生，叫黄善生，金大的邻舍。金大认得，一一招呼过了，见汪先生拿一枝竹根烟管，衔在嘴里，烟管头上早已烟销火灭，他毫不觉得，只管抽吸。黄善生在袋里掏出一个小纸包，递给汪先生，汪先生一手放烟管，一手接着，解开来看，原是一封书信，角上歪斜粘两方一大一小的邮票。当下汪先生把一张信笺瞧了又瞧，约略对黄善生说了几句，黄善生面上非常欢喜，伸手过来要接这封信，汪先生却不给他，站起身子对金大深深一揖道：“恭喜恭喜，你家弟媳妇，就在明天要回来了。”金大慌道：“她回来，你怎么知道？”汪先生把封信放在金大桌上说道：“有信为证，这好造甚么谣言。这封信便是黄老太从上海寄给儿子黄善生的。去年听说你家弟媳妇，跟黄老太一同去的。黄老太今儿信上说起送她回来，你弟媳妇吃人家饭吃穿了，回来你多少有些好处。常言道：一人有福，拖得满屋。”……黄善生跑拢来，拉汪四一同坐下道：“我们三人谈谈罢。”说着，把封信取在手里，对金大道：“这封信还是前天苏州航船上阿火送来的，要吾六十文。吾不肯道：自家弟兄，为甚要敲吾竹杠？便是酒力也没有许多。阿火跳脚道：老阿哥，你这话说得好看，还像自家弟兄吗？灰孙子要拿你酒力，你这封信不知什么缘故，昨天邮政局里人送来硬要讨六十四文，吾给他六十文都不肯，不给他，他便要拿着走。吾识得几字，见是老哥的信，替你垫足了收下，现在要你六十文，吾自己还暗赔着四个小钱，你还说吾敲你竹杠，老阿哥，头上有天老爷咧！吾要你钱，除非买棺材困。当下吾见他赌神罚咒，照数给他。汪先生你识字人，你